



读书与兵法

□ 褚振江



糟粕，缴获其精英。如斯读者者，方可谓之攻。”要想深悟书中的要旨，汲取其中的智慧，最忌小胜即满，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我国古代重要军事著作《司马法》中讲，“凡战，以力久，以气胜”。这种兵法原则强调的是恒心和意志，同样适用于读书。

精读需集中力量、步步深入。宋代苏轼独创了“八面受敌”的精读法。古代兵法中有一条原则叫“我专而敌分”，如果八面受敌则不可以八面出击，而应集中力量，各个击破。苏轼借用这条军事术语来总结自己长期读书的经验，他说：“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他强调的是经典书籍中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人们可以针对不同需要从各个角度多次反复研读，这样步步深入，就能读懂整本书籍，书就读“厚”了。这种方法为古今学者所称道，明清学者称之为“诚读书之良法也”。毛泽东说，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

此外，关于读书的规则与用兵的关系，不少学者也有相关思考和论述。清代名士法式善在其诗《读书四首》中云：“读书如将兵，当先讲纪律。将军扫群寇，势若风雨疾。”意思是说读书如同将军带兵作战，必当严明军纪，有了严明的纪律，军队打起仗来，才能势如疾风暴雨，扫灭敌寇。言外之意，读书当先有一定的规则，不能没有目标、没有次序，轻率地泛泛而读。

《左传》中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古代战争中形成的兵法思想博大精深，凝结着古圣先贤的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仍然具有丰厚的时代价值。掌握兵法“知变”韬略中蕴含的辩证思维，将其运用于读书治学等提升人们知识和修养的活动中，一定会大有裨益。

把兵法移用到读书上来，表面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则不然。因为读书学习也如打仗用兵，需要方法和策略，运用妥当则事半功倍，能够助力学习者透彻地掌握知识、增长本领。

说到兵法与读书的互通，中国古人早有论述。《孙子兵法》云：“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北宋文学家黄庭坚取其“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八字，化兵法为读书法，曰：“古人有言：‘并敌一向，千里杀将。’要须心地收汗马之功，读书乃有味。弃书策而游息，书味犹在胸中，久之乃见古人用心处。如此则尽心于一两书，其余如破竹节，皆迎刃而解也。”

清代学者文廷式对此“读书法”大加赞赏：“黄山谷（黄庭坚）尝取兵家言‘并敌一向，千里杀将’二语，以为有如此劲悍，而后可以读书。”他用兵法比喻读书方法，形象地阐释了“八字”读书法的要旨在“须心地”（集中精力）和“劲悍”（坚忍一心）两处，其特征在于强调全力以赴下功夫。

宋代大儒朱熹有云：“看文字，须是如猛将用兵，直是鏖战一阵；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决是不恕他，方得。”意思是说，读书应当竭尽全力就像勇猛的将军用兵打仗，一阵冲杀，奋力苦战；应当深思细究，就像严酷的官吏审理案件，推理查问一追到底，决不能精力松懈放过难点，这样才会有所收获。此外，再如读书质疑法。学贵质疑，孔子主张“每事问”，韩愈提倡“行成于思”，带着疑问读书为古今中外很多学者认可。这在《朱子语类》中也有主张，“学者读书，须是于无味处当致思焉。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因叹“‘骤进’二字，最下得好，须是如此。若进得些子，或进或退，若存若亡，不济事。如用兵相杀，争得些儿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济事。须大杀一番，方是善胜。为学之要，亦是如此”。文中把学者读书治学与用兵相比类，小疑小进“不济事”，大疑大进的读书才如同打仗中的“善胜”，这个比喻非常形象贴切。

读书与用兵，二者的方法和策略有很多相通之处。战争中的战略部署、用兵遣将、运筹帷幄的许多原则，都为读书学习带来一些启示。

读书学习如“攻”书，最忌浅尝辄止。毛泽东把读书学习叫作“攻书”。要“攻”，就不能半途而废、浅尝辄止，必须到“底”。1939年5月，他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说，“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不要再学习了，这满足就是我们学习运动的最大顽敌”。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知识和本领的获得绝非一帆风顺、轻而易举，读书治学必须战胜一知半解、畏难退缩的情绪，只有坚持一往无前的拼搏精神，坚持攻坚克难、攻城略地的雄心壮志，才能学有所获。

读书需打持久战，不可操之过急。读书学习不仅是一般的脑力劳动，更是精神和意志的磨练过程，需以日拱一卒、慢火细炖的耐力恒心，逐一攻克书本上的“娄山关”“腊子口”，才能收获战果。老一辈革命家谢觉哉曾作《攻书》一诗，阐明其读书心得：“读书如垦地，斩棘铲不平。读书如攻城，坑道要打通。剩勇追穷寇，寸土在必争。痛打落水狗，不使逃再生。排除其

按照上述方法论，在人口问题上，马克思指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可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学研究，即使是同一个概念，它在历史学上的意义和政治经济学上的意义完全不同，前者更多需要史料支撑，而后者关联到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它有更多的丰富性。又如，同样是劳动，野蛮人的劳动和文明人的劳动、农业化的劳动和工业化的劳动就有根本的不同。所以，真正的劳动是劳动一般和劳动具体的有机统一，对于这两者的关系，我们应该坚持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此后，马克思还指出：“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在此，马克思其实还是在强调两层意思，一是要重视思想的现实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史料的功夫不可或缺。二是要对事实进行理论的抽象和逻辑的加工，尤其要运用辩证思维分析历史和现实、现象和结构、概念和事实之间的理论关联，这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有效方法。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的”。我们必须在历史领域认真巩固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成果，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要求。

方法论层面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是一般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而是主要集中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并且，这种批判不再以探寻“资本主义社会究竟如何运行”为基本问题，而是以探寻“资本主义社会究竟如何灭亡”为使命。既然是批判，就会涉及方法。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进行过不同程度的说明。

在恩格斯看来，《序言》“决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决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既然经济学家无非是这些规律的代言人和辩护人，那么，这种阐述同时也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恩格斯指出，对于马克思来说，在这方面，他面对两个理论资源，一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一个是沃尔夫式的形而上学方法，但是，这两者其实都不能用，因为沃尔夫的方法已经被黑格尔所摧毁，但是，黑格尔的方式其实是一种“从无通过无到有”的方法，由于其宏大性和完整性，目前还没有受到过批判，没有被驳倒过，所以，必须对黑格尔的方法进行及时批判。

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总是体现为概念的演化逻辑，体现为一种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会置历史的事实于不顾，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里，逻辑和历史是统一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却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说明，马克思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很好地实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他既没有用历史来否定逻辑，从而使历史变成散乱的事实堆积；也没有用逻辑来否定历史，从而使历史变成逻辑的演化史。

青年教师基本文献研读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三重理论价值

□ 焦佩锋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是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进行高度概括的经典篇目，它代表了马克思批判旧哲学、创立新哲学的理论集成。综合恩格斯的相关概括，这篇著作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世界观层面

恩格斯指出，《序言》中所阐述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它表明，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这个原理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的欺瞒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实际上，纵览马克思主义著作，类似的段落其实有很多处。这一思想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两个文本中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揭示和阐释形成了文本链的呼应。

对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接受意味着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问题进行重申。恩格斯指出：“这个原理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性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自从继承了启蒙运动的思想理论成果并遭遇了物质利益的难题之后，马克思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性姿态从未降低过。因此，从哲学史的发展进程而言，到马克思为止，哲学第一次从“天国”降至“尘世”，换言之，唯心主义的光环逐渐褪去。一旦将人类认识活动的唯物主义前提进行了澄清，那么，人类存在、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才能获得最为科学的认识，这便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给予人类认识史、社会发展史的积极贡献。

从马克思主义创立至今，它对于世人走出宗教神学的迷雾、消除自我意识的困扰、培养唯物主义世界观始终具有重要意义。思想变革是现实变革的前提，只有从思想上重视物质世界，我们才能在现实中去改变物质世界，这里的物质既不等于自然唯物主

义，也不等于机械唯物主义，而是一种实践唯物主义，它代表了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理论和现实的有机统一。

历史观层面

如黑格尔所言，哲学就是哲学史。历史一定是哲学的研究对象和解释对象。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褒奖并不过分，尽管黑格尔哲学的本质是唯心主义，但是，黑格尔眼中的绝对精神所展示出来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辩证运动的丰富性远非同时代乃至后世很多哲学家所能比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哲学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具有前提性意义。恩格斯指出：“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

但是，当马克思带着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审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之后，他发现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与其革命的辩证法之间的矛盾，于是，借由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不满，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完成了一种存在论意义的颠倒，从而使得哲学真正回到了生活世界的地平。正是基于这一点，恩格斯才强调，“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可见，感性的经验事实对于确立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所以，那种基于人性论、唯灵论和神正论对历史进行解释的做法其实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复活，而这又同时构成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消解。必须谨记，“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

故乡的那片芦苇

□ 卢大海

芦苇，在我的故乡，河湖港汉岸边很是常见。

故乡是苏北的水乡，村子东边有条大沙河连通着微山湖。20世纪80年代前，两岸的河滩上各有五六十米宽、绵延几公里长的芦苇地。春夏丰水期，芦苇浸漫在浅水中，郁郁葱葱，宛如绿色海洋。秋冬枯水期，河水一点点退去，芦苇地里留下蜿蜒曲折的水沟、星星点点大小不一的水坑，芦苇逐渐由绿转枯，风吹芦花一浪高过一浪，渲染出大美秋色。芦苇地泽被着沿河百姓，用水浸泡后的成熟芦秆可用来编席、织箔，新鲜的芦叶是包粽子的好材料，芦叶、芦花、芦茎、芦根、芦笋均可入药，芦苇地里还是捕捞鱼、虾、蟹、蚌等各类水产的好去处。

孩提时代，那片芦苇地是我和小伙伴的成长乐园，很多童年美好的记忆都封存在那里。我们在芦海里捉鱼摸虾、嬉戏打闹，每一个人都因拥有属于自己的好材料，而感到超满足。长大后定居他乡，尽管那片芦苇地早已被人们精心整理成了果园、农田，但乡愁记忆里，那片芦苇一直存在着，并且年复一年始终在旺盛生长。

20世纪90年代初，为兴修水利，

加强农业灌溉，那片芦苇地被铲除挖掉。后来，大沙河又几经整治，人们用水泥修筑了河道两岸，并在岸边修建了水泥步道，大堤与河道之间的土地上植满果木，堤顶上修建了双向两车道的柏油马路。每次回去，我都会带着妻子、孩子到堤顶公路、河边步道走一走，既为追忆那片芦苇地带给我的儿时欢乐、增进孩子对故土的感情，也为分享乡亲们当下的好日子好生活。这片土地，我感受到的始终是美好鲜活的两面，一个在心里、一个在眼前，底色都是幸福。

心里的那片芦苇，时常会不经意间闯入我的生活，勾起浓浓乡思。《诗经·秦风·蒹葭》中描绘有蒹葭苍苍、蒹葭萋萋、蒹葭采采的画面，“蒹葭”是芦荻、芦苇的古称，“苍苍”“萋萋”“采采”义同，均为茂盛的样子。每次看到或听到“蒹葭”两字，记忆深处家乡大沙河两岸繁茂连绵的大片芦苇就会浮现在脑海，人一下子就会跨越千里万里回到那片土地。“蒹”特指没有长穗的芦苇，“葭”特指初生的芦苇。“葭”同俏也不争春的迎春花、垂下绿丝绦的垂柳一样，也是报春的使者，带给人们春的讯息。早春时节，初生的芦苇竞相破土而

出，“疯狂”生长，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古往今来，也有文人墨客咏赞芦苇的精神，元代文学家姚燹在《荻苇叹》中写下的“濒江不可禾，岁惟葭苗茁”，与我心境是相通的。仅就生命的顽强，芦苇是可圈可点的。它在较为艰苦的环境下，依然节节拔高，努力向上生长，能够带给人们一些有关生命的哲思。

故乡的那片芦苇，在我生命里扎根生长，经年累月逐渐具化为连接我与家乡的精神载体。我想，这与芦苇带来的野趣也有很大关系。芦苇生长在滩涂、水边，靠根系进行繁殖，多是一片一片地生长。古今文人，描述芦苇野趣的自是不少。南宋诗人戴复古《江村晚眺》中的“白鸟一双临水立，见人惊起入芦花”，唐朝诗人司空曙《江村即事》中的“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诗中的情境相当传神。当代诗人的一首七言绝句，“浅水之中潮湿处，婀娜芦苇一丛丛。迎风摇曳多姿态，质朴无华野趣浓”，更是把芦苇野趣风情描绘得入木三分。

读书时也会偶遇一些有关芦苇的成语和典故，它们更加拉近了我与故乡那片芦苇的时空距离，点滴润泽着我生命里扎根生长的那片芦苇。出

